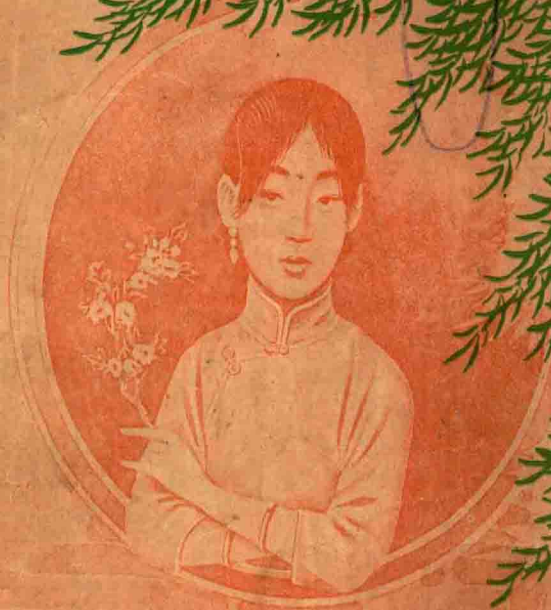


飛絮集錄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飛絮欺花錄卷上

第一回 宴珠江豪華微妙舞

營金屋慈母訓嬌兒

詞曰

綺年玉貌豪華日。量珠記從蘭渚。璧月難常。彩雲易散。魂斷冰絃移柱。嬌
嬰喚乳。又鳳筵新拈鸞笙。重譜骨肉風波。一雙鴛侶。悄含楚。天涯飄
返浪蕊。竟含沙射影。摧花零羽。孝水霜凝。貞柯雪壓。甘受窮辛。奇苦漫空
墨雨。有俠客挾珠還浦。此日雕梁聽呢喃。燕語。調寄齊天樂

諸位啊。在下這首題詞。寥寥短章。算起字數來不多不少。恰好僅得百字。然而
全書的情節大概都有了。只是內容雖已提綱挈領的表明宗旨。却沒有完完
全全的標出爾道在下提筆撰著此書是怎的一個宗旨呢。原來著者雖是個

家徒四壁的寒士。食不給口。衣未周身。却倒能忘本。遂末舍己。芸人蒿目時艱。常常有許多杞人憂天的思想。於目下國勢之陵夷。民生之憔悴。感慨極深。開常反復推求。一國盛衰之大原。知道與國裏資本家的程度。最有關係。要是那國裏資本家的程度。高已具經營之本。能復富慈善之思想。他們資本便都投於有用之地。自然能使國裏的百業宏興。金融靈活。路礦大開。游民絕影。要不然。那國裏資本家的程度。只是平平常常。見識固然沒有思想也。極齷齪。他們的資本。都投在無用之地。不是存在外國銀行。就是藏在窖裏。任是怎樣黃澄澄的金。磅亮晶晶的白銀。一到他手裏。便俱黯不作光。國裏有了這種資本家。不惟於國於民。兩無裨益。而且因他們將資本任意囤積着的緣故。社會上金融滯而不靈。還要使國內生機漸促。實是不惟無益。而反害之。可見一國資本家。賢不肖之關係。實非尋常。據在下一雙冷眼看來。我國資本家。大概都是上

文所說的。後一種人物。他們一輩子性格大同小異。彷彿是一家製造廠製出來的。目下國內情形如何。並不管世界潮流怎樣。也不知一味死守着幾個錢。無所謂名譽。無所謂思想。想要叫他拿出錢來做多少公益事業。輔助社會教育。固然無望。就要他投些資本去經營生利的實業。他也寧可過他安閒的日子。無動爲大搖頭。三不知。這還是自己親手創些基業的資本家。纔有這個樣子。若是資本家的兒子。更是了不得。他們席豐履厚。自以爲天生成的福命。老頭子還在自然。是鮮衣美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做個高等游民。等到老頭子沒了。雖然再沒人給他作馬牛。可也再沒人拘束他的行動。霎時暢所欲言。耽嫖嗜賭。將他先人取之盡。錙銖的。用之如泥沙。兄弟多的。便又爾爭我奪。同室操戈。起來富豪子弟。中這種人物。十居八九。就有一二翹然特出的鳳毛麟角。也因是百事不知。習慣安逸。暖妻抱子。坐吃山崩。到底守不住基業。列位試想。

外國的資本家多是國中第一流人物。偏我們中國就只有見識淺陋的富豪。外國資本家的子弟多能將祖宗基業發揮而光大之。偏我們中國就只有壞基業的敗家子。我們中國立於二十世紀潮流。怎不國計艱難民生憔悴呢。這些說話並非在下率意詆毀列位。試取外國富豪卡匿奇摩爾根等傳記細繙一遍。將他們的言論行事和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資本家略事比較。也就要與在下同其感慨了。所以目下國人想要實業發展。第一先要設法變換過資本家的頭腦。來不妨將他們擡得天高。止要使他知道責任所在。并對於一般資本家的子弟也要十分注意。隨時提撕警覺。他方不致謬種流傳。蠹民蠹國。在下記得日本在幾十年前富豪的情狀也和我國今日的富豪差不多。後來有位大儒福澤諭吉先生知道國小民窮的日本富豪若再如此再難立足。因極力鼓吹富豪留心大局。並自辦一間慶應義塾大學。開辦銀行。經濟商業各科。

專拉攏富豪子弟入校肄業。一時淺見之士，詫爲奇談。爭呼先生爲拜金主義大家。先生却置之不顧，一心灌注他的精神教育。從此那校人才輩出，創辦了無數的大小銀行，各種實業，流風所播，全國丕變。日本國基以固，國勢以強。歷年來國民所擔負的賦稅，遠出我國之上，仍能綽有餘裕，極力進行。迄今，利用歐戰機會，竟由債負國一躍而爲債權國。國裏金錢充溢，人民爭慮沒有適當的用途，東鄰不遠，豈不是我們的良導師麼？在下區區微意，實在於此。在下說完這一大篇話，諸位聽了，必然狂笑道：哈哈，爾這先生未免太過詞費了。目下的著作家，那一個不誇說自己的著作，如何覺醒國民，如何改良社會，只這些話都不過口頭禪。那裏有人信他？畢竟才子佳人，千篇一律，詩詞酒令，陳陳相因，有的更是旨趣淫猥，不堪入目，傷風敗俗，莫斯爲甚。實在這一般著作家，自己尙有待於人家改良，那還能提到改良社會呢？就是尊著，我們也已屢

讀不一讀了。雖然力避常蹊。突起突落。有時故作波瀾。到底藏頭露尾。脫不了外國小說的窠臼。只不過善於迎合社會的好奇心理罷了。若說是有甚宗旨。那宗旨標出來。又如此冠冕堂皇。可要叫人齒冷呢。在下此時肅然答道。非也。並非如此。只是全書正要開場。並沒功夫辯解。只請諸位少待。看到後來。自然明白罷了。閑言少述。且說廣東省城。位置在珠江流域的下游。一自仙羊化石。蛋雨蠻烟。久已銷爲珠光寶氣。海禁宏開而後。日趨繁盛。城外一帶。長堤十里。層樓高閣。上聳碧霄。船舶滿江。車馬輻湊。富麗景象。迥非各省省會之比。單表這一晚。已是三更天氣。長堤東邊海軍司令部的大自鳴鐘。已經敲過十二下鐘了。沿堤的茶園戲館。旅店酒家。雖尙是電火輝煌。那馬路上和堤邊的行人。已極稀少。止有東堤盡處。一帶娼寮妓院。都是四五層樓的大洋房。下面尙是蝶戀蜂迷。歌來舞往。附近那一帶的江面。叫做大沙頭灣。泊着大紫洞庭。

數十艘。四下裏都是瓜皮小艇。划來划去。也是些拾翠尋芳之客。飛觴醉月之人。真個說不盡燕織鶯梭。波光燈影。和堤上洋樓的電火。兩相輝映。十分鬧熱。原來廣東地方。因江面甚是寥闊。風景又佳。江上也和堤上一般。有酒樓。有妓院。堤上固是平地樓臺。江裏也是浮家泛宅。而且江裏酒家的烹調。比岸上菜館的滋味還好。省城又是熱多寒少的地方。所以省城人士。喜歡在江裏讌集。那紫洞艇正是江裏一種讌客的畫舫。雕鏤金碧。陳設尤精。規模宏大的。能讌客二三十人。說起來。這種畫舫。總算得珠江特別的點綴。話不絮煩。且說這個時候。那大沙頭當中一排紫洞五六艘。盡是頭號紫洞。內中一艘。艙門口掛着塊匾額。上面題着江天海月四個大字。筆勢甚是飛舞。那艙中有七八個客人。和十來個妓女。那些客人。都是些紈袴少年。膏粱子弟。有些在那裏玩着麻雀的。有些在那裏分瓜擘果的。翠軟珠香。笑談間作。只那紫洞的船頭。擺着一張

鑲雲嵌石的雕花酸枝小圓檯。周圍幾張椅子。外邊還放着兩張貴妃矮榻。却止得一男一女。在那裏喁喁私語。那男的年紀不過十八九歲。生得面同冠玉。顧盼神飛。一望而知是個貴家公子。女的年紀也不過十七八歲。生得倒很俏麗。而且長身玉立。髮光漆黑。襯着一身顏色花紗衫褲。分外清豔。此女不消說就是今晚招來侑觴的雛妓了。夜靜江深。天低月迥。正在細語。人不聞。微風吹裙帶的當兒。那艙裏忽走出個年約二十餘歲的男子來。悄悄走到貴公子背後。輕輕在他肩上一拍。貴公子嚇了一跳。忙回過頭來。便對那人道。馬善伯。爾下次切不可如此。須知這裏並不是容得爾使促狹嚇人的地方。一有失足。便要墜落波心的。那雛妓也瞪了他一眼。那人見二人有些惱了。卽時滿臉堆下笑來。賠着不是。又笑說道。爾兩人一晚都在這裏。必啣啣到底。說些甚麼。爾看裏面已要開席了。二人往艙內瞧時。果見麻雀已收了場。走堂的正忙着安

排酒果。因一同緩步進艙。裏面的趙大錢、二孫三、李四。不是富家兒。就是宦家的貴介。當下都笑說道。好好。立雲兄也來了。爾和金嬌兩個。一晚都在外面站着說話。想甚麼話都說完了。只別是在那裏將我們論長道短。要那麼樣。我們是不能不籌對待的方法。罰爾兩個多喝幾鍾的。那貴公子聽了。笑了笑道。休胡說。一會大家入席。猜拳行令。觥籌交錯。十分鬧熱。直到兩點多鐘。方纔酒闌人散。各自喚了小艇。咿咿啞啞向岸而去。不消細述。單表那貴公子立雲。回到家裏。翻來覆去。並不曾睡。直到天明。方纔朦朦朧朧的睡去。爾道爲何。原來立雲姓劉。單名一個璠字。是本省宦家子弟。他父親是個兩榜出身。筮仕某省。歷充肥差要缺。爲人最是警敏。急流勇退。年纔四十多歲。便就攜資歸田。宦囊本充。又兼棄官之後。尙極力研求貨殖。財產越發發達。竟達二三十萬之多。誰知家資雖富。命却不長。二三年前。得了一病。竟就海上騎鯨。樓中赴召。剩下愛子。

立雲年纔十六。雖然秉性聰明。却從小兒嬌生慣養。幸虧立雲母親方氏性情嚴肅。治家有方。守着他丈夫遺囑。止求立雲能將基業守住。便爲上策。深恐再求上進。或生意外。蹉跌反爲不美。所以立雲自他父親去世之後。方夫人只命在家住着。高興便溫溫書史。也不必攻苦。致生出毛病來。立雲因此不惟學問毫無進境。就連世故人情也鮮閱。但是年紀還輕。的人性情多半活動。況且立雲並無兄弟。止有個姐姐也已出閣。家庭之間寂寞異常。立雲那能在家久坐。雖云母訓嚴肅。不許多去閒逛。暗地裏却結交下許多朋友。劉府正在省城西關。那西關是省城第一個繁盛地方。凡是達官豪宦。富商巨賈。大概住在那裏。樓高觀海宅。大連雲閣。閱世家。彌望皆是。因此立雲所交遊的都是些豪家俠少。鬪鷄走狗。問竹尋花。自不患沒消遣的去處。方夫人想給立雲早定親事。娶了回來。一來家裏有個臂膀。二來門祚單薄。可望抱孫。只其時尙是前清。

時代俗重守制立雲執着孝服未滿不能提及此事而且粵中地方歐風輸入最早青年男女均富於自由結婚思想不肯將終身大事委諸父母草草成事方夫人也略知道他兒子意思只因他持論甚正無可如何流光如駛看看立雲已經是交了十九歲越發長成起來方夫人又以婚事爲言立雲仍是一味推宕並言非自己訪尋得才貌雙全的女子決不肯和他結婚方夫人抱孫之念雖切愛子之心更摯只好暗暗納悶並不忍過拂嬌兒之意那知立雲已在暗中結下孽緣原來立雲交結朋友的程度逐年進步年紀越長朋友越多起先不過是些飲食徵逐的朋友過後所交結的大半是一班嫖友整日評花覓柳的立雲有的是錢爲人又風流蘊藉到處逢迎自然易入其中那和立雲最相知的朋友就是王於拍馬的馬善伯和立雲最要好的妓女就是容華豔冶的薛金嬌那馬善伯原也是個故家子弟於嫖經一道最有研究大約立雲會

涉足花叢都多得他提攜。就是認識金嬌也多得他介紹。誰知立雲自和金嬌相識之後。如膠投漆。十分契合。不上數月。一個願娶。一個願嫁。盟山誓海。立雲只礙着母訓甚嚴。未敢輕將勾欄中人。置諸潭潭府第之內。昨晚在紫洞艇頭。切切私語。正是研究這個問題。所以立雲回到家裏。一夜翻來覆去。也爲的是這個問題。千思萬想。不易解決。朦朧一覺。直到書僮喚他起來。喫飯。方纔醒來。草草梳洗。喫完飯。後披上長衫。又要出門。方夫人便道。爾這會子。天天出去。雖說是。在家悶坐。無聊。出去散散心。到底終日閒逛。也惹人談論。而且有時碰着聽戲。也是三更半夜。纔得回來。就是昨晚回來時候。不是將近天亮麼。這層更於身體有礙。到底還須保重。方免得我耽心。立雲笑道。我昨晚回來。還沒有打兩點鐘。那裏就到天亮。因是聽完戲。後肚子餓了。和朋友去上菜館。偏生那家菜館。異常熱鬧。足足教我們等了半點多鐘。方纔端上菜來。我恐怕爾老人

家在家睡不着。又記。罣着我匆匆回來。到底比往常遲了些兒。方夫人道。昨晚是上館子來麼。夜裏頭最要吃得飽。方好外出。肚子餓了。容易感受風邪。回來時候。也是一樣。爾凡事能如此。當心就好了。如今爾又想出去。找誰到甚麼地方去呢。正說話間。書僮來說。馬少爺來了。現在書房裏頭坐著呢。方夫人聽了。心下喜歡。爾道。爲何原來。方夫人於他兒子終日出外交朋訪友。一層雖恐怕他學壞。不大放心。但凡有朋友踵門來訪。却倒很是歡迎。因爲有人到來。一來免得他兒子想出去散悶。二來可以隨時窺察他兒子結交些是甚麼人。免致誤入下流。方夫人有此兩種見解。凡。是。到。劉。府。來。找。立。雲。的。一。班。人。論。文。談。藝。的。固。然。尊。爲。上。賓。就。是。說。說。笑。笑。的。也。並。不。加。拒。絕。常。常。治。饌。款。客。有。陶。母。好。客。之。風。這。馬。善。伯。是。立。雲。第。一。個。要。好。朋。友。自。然。常。時。叨。擾。不。在。話。下。當。下。立。雲。果。然。對。他。母。親。道。我。原。沒。甚。要。事。的。不。過。這。兩。天。在。家。悶。的。慌。想。出。去。散。散。

心如今善伯到來就不出去也罷了。方夫人聽說因教人泡上好茶到書房去。不得怠慢。立雲來到書房。善伯早起身相迎。立雲忙說。我正思找爾去的。可巧爾就來了。善伯悄悄說道。昨晚爾回府稍晚。太夫人沒有話說麼。立雲道。老人家纔嘮叨了一回子。我告訴他是上館子去的。纔沒得話說呢。爾知道昨晚我回來後怎樣麼。善伯驚問怎樣。立雲道。就是沒有睡覺。善伯笑道。原來是沒睡覺。怪道剛纔書僮對我說。爾今晨起的很晏呢。到底爲怎的睡不着。可否告訴過我。立雲道。我的心事。爾還沒知道麼。爾進裏面來罷。說着。善伯跟着立雲進了一間精緻臥房。絲牀汽褥。羅帳銀鈎。備極華麗。靠窗放着張酸枝長桌。几淨窗明。爐烟細裊。一傍放着個紫檀木書架。牙籤錦軸。古色古香。諒是先代遺物。一傍放着張蘇潑椅。正對房門。也是一塵不染。異常清潔。立雲忙讓善伯在一張藤椅上坐下。自己却就歪在那蘇潑椅上。善伯卽將椅子一挪。靠近立雲身。

邊低聲問道。爾昨晚睡不着。還是爲了金嬌的事麼。立雲道。可不是。昨晚他對我說。已經請西醫生診斷過。確是受了孕了。他立逼着我答應他。這事爾想怎好。善伯道。這有甚麼疑難的。爾兩個相識。已有四個多月。情投意合。金嬌并不接待他客。誰不知道。如今果是有孕。正是喜事。娶了回來。誰敢說甚麼來。立雲道。這個我也明白。只我母親這一方面。他斷不答應的。善伯笑道。那裏。那裏。這事敢包在我身上。前時我已替爾打算。只要悄悄把金嬌贖了回來。另外租個公館住着。一時別教太夫人知道。等到生下一男半女。那時縱令被他知道了。生米已成熟飯。還有甚麼好說。如今金嬌有喜。這事更該放膽進行。立雲只是遲疑不決。善伯又道。一個人做事。總要有點子決心。爾有的是錢。贖一兩個妓女回來。算甚麼事。況且金嬌又是個清倌人。他認得的客。就止是爾。雖然出身微賤些。有這般才貌。和爾結婚。也不算辱沒了爾。若只管遲疑不決。夜長夢多。

教他眼都望得穿。已是身懷着孕的人。萬一生出甚麼病來。那爾可成了個負心郎了。立雲昨晚經金嬌一派纏綿情話。心早活動了。又想了一夜。如今善伯更極力战歿。那裏還顧得到後日甚麼利害。就目前最要緊的母訓一層。也暫且擱在腦後。以爲他母素昔溺愛他。况又抱孫念切。就令知道斷無意外。善伯所言是不錯的。想到這裏。便和善伯商量進行。決意先由善伯探問鵝母口風。鵝母知道立雲是個有錢的貴公子。口風豈有不小之理。開口說要五千。後來磋商日久。方纔對折成事。足足耗了兩三個月功夫。金嬌的腹。已如五石之瓠。立雲教鵝母一切祕密着。不許洩露半點風聲。止說金嬌臨產不接客。所以立雲給金嬌贖身一事。就連天天跟着立雲豪飲的趙大錢二等一千人。也不得而知。只有馬善伯一個。忙忙碌碌。給立雲租公館。買家具。從中賺錢不少。善伯引着立雲去走邪道。原打算將來吃他一注的。所以極力贊成立雲替金嬌贖